

(天涯游子)

昨天晚上，我同一個朋友到北車站兜了一個圈子。剛走到附近車站所在，看見二個西装少年，中間騎着一個形似女學生的女郎，一同手挽手兒在馬路上走着。並且笑語喧嘩，現出一種輕薄浮薄的樣子。我也是一個學界中人，解放二字早已明白，為什麼要說起他來呢？唉，解放是不是解放輕薄，是不是解放浮蕩，女學生受過教育，尚且如此，難怪別個了。我勸諸位女同胞們，從速警醒，免得旁人說長話短別。

● 湖北警廳第一師
不抗● 將提升為

●義振刷券・昨日開彩・開張券銷於上海・並不興旺・前兩日・票店減至僅售一角銅板十枚・
(彩票為實電) (之奇)

●新三字經

鴉片烟。切莫吃。壞名聲。喪氣節。費金錢。無智識。癮來時。發老極。身體懶。動不得。爺娘熬。妻子泣。親朋笑。交情絕。防早戒。最有益。

（以上勸戒煙）

一吃酒。心氣浮。闖窮禍。面子丟。打殺人。是失手。得罪人。多開口。睡轉來。悔不救。三西兒。禍掉頭。想作樂。偏惹憂。防早戒。夠不夠。

（以上勸戒酒）

拿子裏。心頂凶。弗認人。只認餒。進哩門。溫大

喜雨齋隨筆

▲舟中女子

進兵師時技擊術。數年後。技益精。尹固極小。時值歉歲。貧民爲飢寒所迫。搶劫頻聞。富家爲所劫。敢請尹儼行。舟行至中途。時值微雨初霽。舟江上忽有一小舟數欸而來。行近富商舟旁。一女子。一擁而上。尹知有盜。乃出短匕之。刃及。而手已被執。呼痛不止。女執義面而似有不加害者。乃謂尹曰。商爲守財虜。不脛汚屠刀。釋之。惟君須從我往。亦無損於君。尹以事急。遂與富商無損害。故從女言。女遂携尹登舟。並富商曰。前行盡坦途。不足慮也。言已。與主僕獨技藝超羣。橫行無敵。因是益愛憐之。未幾攜扶與偕行。至一處。茅屋數椽。幽雅宜人。生坐。便詢女曰。卿携我至此。意欲何爲。女默然久。紅粧於頰。乃曰。久耳君名。願諧爲偶。相而來。並無惡意。尹遂諾之。擇吉成婚禮。亦一佳話也。

談相
(續)

眉要細長・得意時吐氣揚眉・細長則揚

[illegible]

專科
 啓
 從前
 各症
 開原
 刀傷
 無忌
 患患
 速收
 效如
 神
 科學
 進步
 有法
 射注
 法科
 色醫
 瘡癰
 免割
 十日
 無痛
 痊愈
 西醫
 對過
 九龍
 七十
 三
 門本
 設科
 所
 此向
 立
 增
 戲
 茲
 三

錦小
三
佩茵記
(續)

頃。楊始舉其失敗之面。發極悲慘之旨曰。求彼
宥之。小人不肖。罪該萬死。不應切實家。本
應以手中砲向俠士。俠士大量。願保小生命。
生之德。不殊二天。啣環結草。殆難報稱。願

●持螯酌酒賦
(以題爲韻)

(陳國楨)

三秋送去。九日遷移。未游旗嶺。先賞陶嶺。好時。貯蜜漿於異日。談鄉味而遐思。想彼錦繡中。何至經東來縛。觀此瞻原外。應知到地盡持。原夫畢卓之爲吏部也。大權已擅。逸興殊豪。身居爵位。性嗜醇醪。藉稻糴亡。洗杯豈雅思玉質。經霜飽孕。佐蠶桑放淡金膏。鑿底今無非絳臘。身穿分豈黃衣袍。彼甲稱堅。登席不嫌其八足。拳丁買勇。開筵亦藉乎雙螯。斯時也。紅雲白蘋。丹楓素柳。味佳開脾。堅稱有脚。綽前風味。不異陶胎喜興。席上芳醪。宜分趙厚薄。杯衝今母笑老髮。膏溢今芳酒饒。玉缸香溢。陶情全賴分合歡。環液色香。悅口不勝乎小酌。於是興趣徐開。瘦肥兼有。快我菜園。資其適口。憑欄玩景。促暑浴疎風。攬樓看花。擬想朋朋交友。不必言陸柳之三升。亦無論山濤之八斗。對此膏腸滿腹。宋仁宗可免去佳賓。思來塊壘澆愁。衛武公無須除飲酒多故。謂將軍有膽。橫行久已猖狂。憐公子無腸。睡淚依然貧困。干戈不靖。今擾風雲。玉帛空言。今同月露。幸有金波玉液。舉杯對月而吟詩。復多所雪。



●隨便譚譚

千星做官只爲財。又曰。爲食而仕。可見從古及今。做官的無一不爲銅錢。其心不黑。銅錮那能會飛進門。

●隨便譚譚

昨天晚上回廠，打車沿街經過，見一白鬚老農，和三四個少年，正在談天。那老農皺皺眉道：「從前我年輕的時候，在早晨六點鐘，買了八個大錢點心吃了，直至下午一點鐘，尚不覺餓，但是現在却大不同了。有一天我七點鐘在鄉下吃了三十文一碗光麵，趁飽吃了幾十點多鐘，而腹內已經囑囑大鳴，於是再吃十文點心，到一點鐘，腹中又大餓了，然而點心錢一項，已經耗費六十文，并且田中收成，當是不佳，照這細的日子，使我們怎樣得過呢？」講罷，長嘆不已。我聽了，不覺得黯然淚下。

想現在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，米要糶到十餘元一石，正是合了古語，所謂「米珠薪桂」，還要加上東蕨西糜，兩地匪難，尤更搜括，武官橫徵，閭閻民不安枕，道遠不算，再有散水助災為虐，不是南方水災，定是北方旱荒，一則洪水氾濫，一則赤地千里，少壯遠成四方，老幼轉境溝壑，像我們江蘇，今年可算豐年了，總以為秋穫必佳，誰知風伯施威，把些將成熟的棉花，和禾稻，吹向去了一大半，於是乎大好豐年，又變成饑年了。災民人禍，民不聊生，依此下去，正是使我們小民要無聊頭了。

古詩上面講到：「敢將」

長。可憐青年呢金那，爲他人作奴才，這苦話，從前的人，都是爲了他替貧富不均的，便是現在的一般人，也把他們當富階級的遺毒。我是却不然，因爲這提句，簡直可以說現在女子解放的真諦。要知解放第一個問題，要解決的便是經濟獨立，不做脂粉奴隸，要經濟獨立，勢非勞動不克。能勞動，便能謀職業，能獨立，可不做男子的

西醫余景誠精治痔瘡免
新法注射毫無痛苦時逾五
並尊同病者之聿梁焉

[illegible]

賴輩蜂擁而至。礮然一

手撥邊，奪一無賴手巾，拭着面前，須臾拍胸，忽聞呼救聲發於腦後，回顧則婉娘已爲無賴輩擁之而去。汪大憤，正欲往救，忽見下若有所持，幾至傾跌。汪思時在昏夜，恐遭暗算，遂止不追。默念彼衆而余寡，欲殲惡賊，非有援助不可。獨立久，猛省曰：留友徐子靜，亦義俠之流，亞雄略過人，余求之助，不患賊不授首也。遂毅然而行。

（明日諸英雄續）

交

● 更正

● 代 郵

劍塵兄鑒。弟已返滬。託代募校董。曾否得人。乞示。

零

●自由

(沈庸中)

富家子弟。不務正業。嫖妓院。吃大菜。坐汽車。
白相自由。

割土慈善。騙人錢財。收括小民脂膏。詐騙自由。

佔土地。押鐵路。借外債。飽私囊。賣國自由。

橫攔直撞的汽車。不管人家性命危險。五十元底自
由。

開烟膏店。設立燕子窩。黑籍自由。

貴裸體美人。編合歇斯論。著作自由。

翻箱倒籠。到處投稿。抄襲自由。